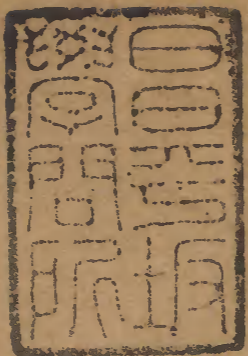


四書大全疑問要解

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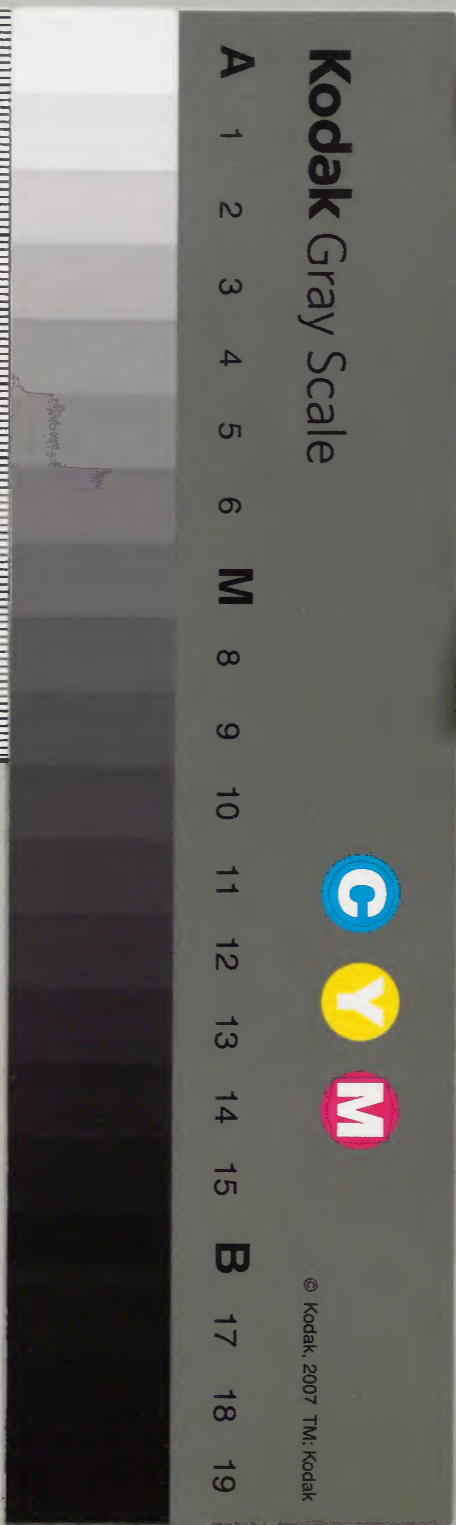
十六



|     |   |   |   |
|-----|---|---|---|
| 漢書門 |   |   |   |
| 八   | 五 | 二 | 三 |
| 一   | 六 | 四 | 三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八 | 漢 |   |
| 七    | 五 | 書 |   |
| 四    | 二 |   |   |
| 二    | 一 |   |   |
| 〇    | 六 |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8523   |  |
| 冊數   | 16  | ( 15 ) |  |
| 函號   | 277 | 186    |  |



四書要解卷之十六

廣城玉崙黃士俊 纂輯

淺草文庫

海陽羽皇程明翼

武林

公履柴善旋

衡玉沈尚泰

校閱

宛陵正若戴心祚

長卿許元

官宜陳之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自不善須拗他方善

南軒張氏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

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

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

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

西山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着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辯也

姚承菴曰性者人所以為生之理即是仁義告子認生之謂性

見知誘物化後人性却無仁義一般故說性猶杞柳義猶桮棬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多著一以字一為字孟子於此將與正說仁義即性性即仁義如對癡人說夢了故只就以字為字折之若曰人之性本有仁義非若杞柳之性本無桮棬也子能順杞柳之性以為桮棬乎必將戕賊杞柳以為之此其理有固然者如將戕賊杞柳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此言一出人必將曰仁義非吾性所有也吾何苦戕賊吾性博此仁義之名又何苦未得仁義先受此戕賊之害率天下之人謂仁義為人之禍而不肯為者必自此言矣此只折他的人性為仁義之言之非未明說性之所以為性

禍仁義謂因此仁義為人之禍是顛倒文法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慶源輔氏曰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

朱子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本善亦可知矣

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唯搏擊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性徃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名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

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

東陽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為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况東西乎人之為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姚承菴曰告子始認性是蠢然的因孟子戕賊之折遁而為湍水却不知性之本體根繼之者善來有一定而不易者故孟子亦就水折之水不分東西豈不分上下人性之善如水之就下一般叫做人其性無有不善者叫做水其性無有不下者水若

為所搏擊可使過顛在山然非水之本然也其勢則然也人之  
可使為不善亦是物誘所搏擊故其性受變至此耳若論本體  
則渾然至善通古今聖愚而一致也不可因受變後說性無善  
不善之分

人性之善也二句喚起下二句見有一定至善之本體其不善  
者全由人為使之其勢則然也一勢字極妙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朱子曰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  
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  
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

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  
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  
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得復對也

勉齋黃氏曰天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  
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  
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  
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  
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為知覺  
運動者初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  
以為至賤至貴者非廢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

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為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之幾矣

姚承菴曰告子認差性處在生之謂性一句生是人之氣質其中却有靈妙處為生之理故性字从小从生告子不識心字但見生的一邊是性所以說性猶杞柳未嘗有善說性猶湍水無分於善不善不知人有生者有所以生者離却所以生言性人與禽獸何以異故孟子以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詰之復以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詰之告子皆應曰然則凡有生者皆無以異也凡同此生者皆可以言性也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數句詰得他無言可答人與物固同此生乃人之所以靈於物者全在生之理告子非知性者故孟子特不以生理詰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於生之不同處見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

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心發

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

慶源輔氏曰人孰以長人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

南軒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有間矣而分之殊即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為仁哉

慶源輔氏曰炙在外而耆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耆炙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

東陽許氏曰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言長而長馬長人之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為言於是借耆炙以為喻謂美味雖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耆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胡氏曰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夫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深闢之

姚承菴曰告子認生之謂性見有生者皆甘食悅色即說是性且見甘悅之心由於內說仁是在內的事物之宜由於外說義是在外的不知仁義皆性之德合內外之道此正人之所以為人而不汨於食色之欲者告子以食色言性固非說仁內義外





君子不謂性也此可辯食色性也之說之非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章

慶源輔氏曰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况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裁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裁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中故曰由中出也

雲峰胡氏曰矣在外而者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

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

潛室陳氏曰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告子以義為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却在內如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權其事宜而為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折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

姚承菴曰季子察理不精惑告子之言而不解聞孟子之辯而不達故問義內之說於公都子公都子將行吾敬三字曉之此

三字極透醒敬是心之敬行吾之敬豈由外得之者此在孟子  
長之者義乎一句體出的季子却猶未解出鄉人伯兄一節不  
知伯兄之敬宜也鄉人之先酌亦宜也宜因時而制從中而出  
初非在外者敬叔父乎一段孟子就伯兄鄉人上比擬來剔出  
他在位故也四字因說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見敬有不  
同全是因時之宜因心之制季子猶執前說公都子將冬日飲  
湯夏日飲水折之飲食全是因時制宜不由於外者庸敬斯須  
之敬亦猶是耳豈可說在外得上章就長之二字辯義在內此  
章就敬之一字辯義在內總以者灸飲食詰之令其心服無辭  
真是據理之辯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章

朱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  
謂性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  
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未生是  
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北溪陳氏曰在心裡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  
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  
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  
不善

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

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溯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末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

朱子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工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

西山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

雙峰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

西山真氏曰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筭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

不可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而又曰  
盡是孟子與緊教人處

雲峰胡氏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充擴此不言端而直因用  
以著其本體欲人體認

蔡氏曰惻隱等正是指性之初發動處以明未發動之理又舉  
蒸民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  
然惟人之性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  
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  
秉彛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生之所秉者謂之彛存於  
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

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彛  
懿德即是常性心之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  
性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姚承菴曰當時論性有三說一說是痴蠢而無別的一說是活  
動而可移的一說是一定而不易的總之說性未必善也獨孟  
子說性善性善亦無可見而見之情與才情者性之發感而遂  
通未有不向於善者即下文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是也才  
者性之用通而能應未有不能為善者即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之心就能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事所謂充得盡時可以保  
四海是也當時昏陷溺之甚埋沒此一段真情枯之反覆如未

嘗有才焉者所以論性者紛紛不一却不知此性未嘗不善即  
陷溺之甚者良心萌於感觸未有不可為善者故孟子說乃若  
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則可以為善矣一句將三說  
都擊破了繼說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見此性之才必為善  
不為不善又繼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惻隱  
羞惡恭敬是非即是仁義禮智我所固有的不由外鑠曰皆有  
曰固有正見人同此性性同此善而或失其有甘為不善者全  
由於弗思弗求不能盡其才非情與才之本來此孟子道性善  
之本旨而特異於諸說之紛紛者然只自己見辯折之耳不據  
公案來如何折服得人倒引詩是引律令引孔子之言是據

判案的人見已所云性善非鑿空杜撰之說此孟子之極善辯  
處

情是念頭初發處根於天命之性來所以則可為善不可為不  
善才從此念頭作用去中間便或有淆雜故有為善為不善然  
為不善非初發的念頭非天之降才之才故曰非才之罪  
惻隱之心一節承上文說來總是發明情善性善才無不善之  
意語意一氣不斷不可破裂分碎以照上文

詩中有物有則則字極妙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一物有一物之  
理本來停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此民之所秉以  
為常也故下一彛字此人之所同得而共好者也故下一德字

三字總一樣

前篇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仁義禮智之端此直指是仁義禮智何也前論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究四德之作用也故推本其端緒而言茲論性善無不善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故直指其本體言之耳

善言性情莫如詩折衷衆言莫如聖此章末引詩及孔子之言見性善之說有所自來非出一人之臆見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略似言非天賦以有為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饑而陷溺其良心賊其為善之才而然耳

新安陳氏曰種麩麥者多同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為然者義理也

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之為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道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

雲峰胡氏曰芻豢人之所同者也者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本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卒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

姚承菴曰上章說性說情說才說心總之心統性情自有作為之妙用作為妙用是天降之才原自不殊只緣人自陷溺其心所以不知理義為何物若其良心則未有不同者故發多賴多暴之論不言性言才者才於人之作用處較切也通章只發才之不殊便了今夫麩麥節不是明性之同麩麥宜於地宜於時自然能生能熟皆才也其才同而其致異異於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則人之多暴特異於多賴者誠由陷溺其心而然此只明得上一節之意因說物同此類則同此才未有不相似者何獨至於人而疑其降才之殊聖人與我同類者正說其才同其根於心亦無不同就含下必悅理義之意故龍子節是以足形衆體之同挑出心之同然來在物曰理處物曰義原是心之自有的自有的自悅之豈有不同者即聖人得我心之

同然只爭一個先字故理義之悅我心二句不是說其悅之同是形容此个同然有不期然而然之妙見人心本無不同而有不同者誠由其陷溺使然非天降才之爾殊也前說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後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二獨字二同字相呼應極喫緊首節說降才之殊下文同者同聽同美同然俱在作用上說重重打照此一句細玩此章分明是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註疏

上說非其才之罪又說不能盡其才其論性善之旨似亦較明甚矣然世多無賴子弟或終咎降才之殊也故復論多賴多暴說到陷溺其心是人之罪而非才之罪也是人之不能盡其才而非降才之爾殊也故下文從物性之同說到人從衆體之同說到心論心之同然曰理曰義理即上文之仁義禮智也義即仁義禮智之時而措之也心之同然非情乎由此同然者以作用非才乎情可以為善不善非才之罪茲可謂闡無遺蘊哉此與上章當合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朱子曰梏如被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



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續醒來便有  
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  
沒了

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牴牾隨手又耗  
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  
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  
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  
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與人遠矣  
人見其如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為情  
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

皆發於性者也

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存是箇保養護衛底意苟  
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牴牾之餘有以  
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  
俱生下文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  
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纔操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  
當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  
深則旦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  
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  
處操之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

朱子曰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

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姚承菴曰孟子慨人心之放失者不無生息之萌而不能養之以完其故故發此論牛山之木節重日夜之所息一段其所以至於濯濯者全在牛羊又從而牧之一句使雖壞之於斧斤不

牧之以牛羊何至於此山之性必生材材必始於萌蘖萌蘖之生不加培養所以至於終無材耳雖存乎人者句照牛山之木嘗美矣句看牛山之木已濯濯矣其始却未嘗不美今之人有放失其心者其始却未嘗無仁義之心故下一雖字一存字人本有良心之存只緣攻取誘引若斧斤之於木旦旦而伐之故失其美此旦旦二字下得極妙然雖旦旦之伐其日之夜精神時一寧貼營營者稍定而真機不覺其生息至於平旦欲發念未發之時欲開眼未開之際天地清明之氣湛然於靈臺不昧中時一為之開啓露出清明景象來其好其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曰相近曰幾希所露無幾正若陰雲閉密而暫開一線於

風定之餘者於斯力加保養漸定漸開令不復閉庶幾此心可  
以復存而成其所以為人則旦晝之所為又梏亡之矣此則字  
接得極緊梏即桎梏之梏私欲拘攣制縛若桎梏然不能擺脫  
而盡亡其所萌者且日復一日若牛羊之牧無終已時則良心  
之萌寢微寢消日夜亦無生息平日亦無清明雖有夜氣不足  
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與人相近者漸滅殆盡違禽獸不遠矣  
才即此心之能情即此心之發人有此仁義之心即有此情即  
有此仁義之作用今至於若無此才焉者豈人之情則然生息  
於夜氣之餘不能不亡於旦晝之梏故一至於此耳然則養其  
可已哉故苟得其養四句看上泛泛說凡斷喪放失者皆貴着

實保養得差則無物不長况心之生幾未嘗滅息者乎夫養則  
無物不消况心之萌蘖僅存無幾者乎即物皆然心為甚之意  
引孔子節正見此心存亡之易而保守之難所以人貴時常存  
養尤當嚴於既放之後存亡即是出入心是活物今當在天理  
上所謂神明之舍也出入云者出入於神明之舍云爾標則存  
存字即前雖存乎人者夜氣不足以存存字此章專重夜氣上  
發揮

夜氣不是天地之氣此心生生不息處即是氣然實與氣機相  
出入者聖人心無不存旦晝與平日一般君子存之旦晝之所  
為不梏亡此平日之氣惟彼旦旦而伐者僅息於夜氣而又梏

亡於旦晝故孟子提出夜氣二字以示人令人一息尚存當力  
為保養以全其所以為人之理

有枯句亡之矣句夜氣清明旋露性真全在時加保養可以復  
全其故乃旦晝所為束縛牽制若桎梏然即有清明之旋露其  
不旋亡乎此有桎二字極重正照上牛羊又從而牧之句說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  
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  
王秉彛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  
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

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

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着力善端之發  
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南軒張氏曰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  
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待養而能生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則養之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得而遂哉是以古之  
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置諸左右朝夕與處  
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

姚承菴曰君心之清明關之賢人君子而實本於任信之誠篤  
齊王天資足用為善孟子又在其國何慮不智顧其時延接甚

稀左右前後之人不勝其誘亦由齊王樂與斯人比而實無親賢好學之誠故孟子始設一暴十寒之喻後設鴻鵠援弓之喻以見其不智之由前後二智字正相應

此萌字即上章萌蘖之生萌字人心是靈根本生生不息的然須時常培養無間斷始可望其長成一暴纔有萌蘖而寒之者至且不獨一寒而已也即復繼之一暴能有萌焉何哉即萌亦旋萎而死矣能望其長且成哉吾如有萌焉何哉一句說得極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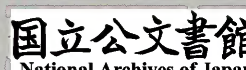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朱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

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

慶源輔氏曰由是之是蓋指秉彝之良心而言也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係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也

新安陳氏曰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身受用不假



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  
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姑舉三  
者他可類推

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  
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  
安之時私欲紛紜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  
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  
欲矣

新安陳氏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  
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  
謂不失其本心元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  
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於  
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

姚承菴曰世都卿相位享萬鍾祿者恣意苟得之榮而不識禮  
義為何物故孟子特發此論義是羞惡之心是不為不欲之心  
是心之本體人一生皆當聽命於義論利害到生死處可謂極  
矣而義之所在有決不為偷避之行者此方是人的本心故發  
出由是二字見其本於降衷來自是如此因說此个心非獨賢  
者有之人皆有之者也有人皆有之而不能保其不喪然亦有臨  
呼吸死生之際却亦能辨者簞豆極微繫于生死極大噉蹴之

與其非禮義也極小而行道之人弗受乞人弗屑然極見得分  
明守得勇決乃臨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視簞豆何  
如萬鍾之非禮義視噉蹴之與何如萬鍾身外物視吾身之生  
死又何如而甘醜顏受之不過為官室計妻妾計窮乏者得我  
計耳夫此三者於吾身極沒緊要鄉為身死且不受此噉蹴今  
為三者乃受此無禮義之萬鍾於不可已者已之於可已者反  
不能已此真是失其本心者心只是一个加一本字正應前由  
是二字見本來如此而今盡失之不成其所謂人也萬鍾則不  
辨禮義而受之句緊接在行道乞人之下又出鄉為身死而不  
受一段見當世之求富貴者乞墻施施無所不至而迹其所為

又甚於此等之少有人心者狀得極刻罵得極毒却極提醒人  
心有功世道

死生利害之際辭受要分曉最難從容不迫之時於分外有餘  
不甚切於利害者辭受要分曉極易今乃易其所難而難其所  
易者何窮困時動心忍性處多其見常精明富貴時迷惑沉陷  
處多其見之昏非一日矣故人須常存不患難之心則天理常  
明不至埋沒所以中庸論君子之道首說淡而不厭只是怕濃  
郁纔濃郁便有萬鍾不辨禮義處

人說大利害處莫如生死然到此關頭却亦有能自辨者乃萬  
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獨何與處逆境則生殷憂殷憂可自堅

其志處順境則思愉快愉快但求快於心此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于宴安之時也孟子此章煞甚提醒世人獨奈何沉溺而不知省者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朱子曰仁人心是就身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

雲峰胡氏曰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朱子曰雞犬放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

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



四書要解 卷之六  
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於中  
不是在外而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  
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

南軒張氏曰學問之道以求放心為主然心豈遠人哉知其放  
而求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  
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理寔明是心之  
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人心之危無有極也知其放  
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貴於精一之而已

姚承菴曰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有此仁義然後可自立於  
天地間世之人却任其失而不知求故孟子以人心人路激切  
言之仁何以云人心義何以云人路心原是活物是人之所以  
為生者心一死人便死了乃心之生死又不在血肉形殼上全  
在天理之存亡人有此天理於中自然遇可傷可痛便有惻怛  
出來此方是个人心不然其血肉形殼雖在總謂之心死無復  
人氣故說沒天理的是喪心之人仁豈不是人的心由此心酬  
酢萬變因時而制之宜經權大小處之各各有理真是日用常  
行往來出入所不可廢者是義也豈不是人的路此二人字喚  
得極醒見人之所以為人全在於此舍此路不由放此心不求  
則失其所以為人故重可哀然其放者未始不可求也求則復

為人矣又傷其知求物而不知求心因揭學問之道盡之求放心三字此二句要認得分曉自來聖賢教人不過要人成得个人心者人之所以為人者也知心之放求之使反復入身來成其所為人這方是學問求放心之外無復有所謂學問者此正應前二人字

哀哉對樂莫大焉者反身而誠完其所為我則大可樂放心不求失其所以為人則大可哀

人有雞犬放三句語極儆醒凡人家失一雞兒犬兒尚然知求乃放心却失一箇人了反不知求是可深悼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違寧處者矣

姚承菴曰心本常伸於萬物之上而不屈於物欲當時人心陷溺屈於物欲而不知伸故孟子借指為喻無名指無可伸之理若此云者形容此心之屈伸在我怪人之不知求耳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南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

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不若滔滔皆是也

姚承菴曰吾身豈桐梓之比以是較論蓋淺言之令人都知警省耳所以養之所以二字極有味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趙氏曰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然體有貴賤大小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  
雙峰饒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吾所出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

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又曰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為大者之累便是不以小害大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饑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姚承菴曰此章緊要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於已取之者辨其貴賤大小而審取之全在已不在人也曰賤場師曰狼疾人

都着則為二字見養小者為小人由已取擇之不善飲食之人  
以下又反覆說養小者之必害其大令養體者決當取擇於大  
小善否之間

飲食之人對不願人之膏粱之味者看是當世之貪饕餮食若  
乞丐於墻間之餘瀝者也此曾何足置口頰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目謂之物者  
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  
忘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  
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豎起此心所自立所謂

敬以直內是也

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  
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  
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  
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  
已

姚承菴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是兩開問孟子  
一邊就耳目之官說到則引之而已矣一邊就心之官說到此  
為大人而已矣是兩開答耳目之官聽命於心全貴思為之主  
心一不思而蔽於物耳目亦物也以外物交於耳目之物則此

心便為他引去心不能主反為耳目之交引將去豈不是從其小體此其人品之小不必言者心之官只是思凡耳目之所及皆能思以通之思則得其理不思則不得其理若是乎所係之大者此從何得來天生人必與以至靈明者以為一身之主宰此於衆體極大而莫與比者只緣人自蔽於私欲顛墮放倒不能自立便奪於耳目之欲耳誠不為所顛倒先立乎其大者則神明常主於內耳目之小自不得奪之矣不能奪而一聽心之令此方是從其大體之大人引之則心從耳目之欲不能奪則耳目從心之令分明兩應從其大體從其小體之問觀起語耳目之官心之官結語二而已矣字面自見物交物下接个則字

先立乎其大者下接个則字皆極有力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一句極喫緊吾人一身那一件不是天所賦畀的唯此靈明能思處天特與我主宰群動為一身之綱故緊承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先儒有獨得先立乎其大者一語的只緣於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一句見得分明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雙峰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

南軒張氏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

朱子曰孟子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

姚承菴曰當時士人心術惟役役於人爵之榮無復古意故孟子先辨其爵而重致其傷仁義忠信是天命之性樂善不倦即好是懿德人心同然處亦天生帶來的故說是天爵古之人只見得此性汲汲修之便有終身安焉之意人爵之從如影之隨形初無心得之者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此修便不是真修了惑矣且又一得人爵輒便棄其天爵心上只見得這邊全不知身心性命為何物顛倒昏眩莫有踰於此者所謂惑之甚也究竟來如此舉動作為豈能常保其祿位孟子說个惑之甚又說个終必亡總是點醒世人令其脩天爵以復古

孟子曰欲貴者章

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

南軒張氏曰人真知其貴於己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矣惟不知在己之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何預焉

雲峰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

姚承菴曰大意與上章同最提醒人心處在弗思耳三字人本

自有貴於己者只一向趨慕外邊去將自己的貴都忘却耳人之所貴者豈是自己的貴條貴條賤其子奪常制於人仁義之貴自有於己而自飽之而自彰施於其身豈直膏梁文繡而已哉知得自己的貴人不得而榮之矣不願人之膏梁文繡上加所以二字極有意味當深玩

膏梁之味文繡上着一人字正應人之所貴者句人所能貴人能賤之孰與飽乎仁義令聞廣譽施于身者常享其貴而無失哉要味兩所以不願人之等字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章

新安陳氏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為此章恐為戰國之

諸侯言之以時暫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不仁不惟不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章終亦必亡而已矣解為終必并所得人爵而失亡之者相協也

姚承菴曰人心只有个仁人若全體此仁自無不仁不消說勝字說仁之勝不仁亦就理欲貞勝處言耳理決能勝欲如水決能勝火但為仁者要着實察識擴充始得若只一念一事之仁不加察識擴充之力是無根之理也無根之理豈能勝有根之欲人至不勝說天理勝不得人欲是使人欲愈昌熾而終不可撲滅也人欲愈昌熾天理愈微而不能存是所謂與於不仁之

甚亦終必亡而已矣之說也

孟子曰五穀者章

雲峰胡氏曰上章言為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

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也姚承菴曰程子謂心如穀種正是此仁此仁完體於已則可以善其身可以育天下豈不是極美之德然為仁者要須察識擴充以求其至如種五穀者耕之耨之必至於熟而後已此熟字大有工夫在種五穀的全靠天不得盡人力始可望其成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慶源輔氏曰射者志於毅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毅而言中含規矩而言巧皆誣也

姚承菴曰此是崇正學意毅者引滿之謂引滿可至於的至且命中不引滿或廢於半途即至亦未必中規矩可以成方圓舍規矩便欹斜缺陷了故本文下必志於毅必以規矩等語見此个有必不可舍者乃為正學志者心專於是之謂訓期字未當任人有問屋廬子曰

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



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也

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鼓瑟以昧時宜之權也

東陽許氏曰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于絕嗣必不可摻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姚承菴曰食色與禮原不宜並較禮是人的心體食色皆當取裁於心體者當時謂食色性也故與禮並較且謂食色反重於禮孟子姑不與辨但只說論物者當先察其本末辨其輕重開明屋廬子之心而教以往應之之詞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章

新安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南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于愛親義莫先於敬兄

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

慶源輔氏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孝親弟長之良知良能而溯其自然之性則一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

姚承菴曰通章專重一為字曹交看得為字輕且礙之形體便非能為者故孟子說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為之上着一亦字下着而已矣三字煞甚喫緊有人於此一段譬得極妙力人

所具要在人之用其力不用其力而患不勝全由人之弗為見人欲為堯舜斷當用其力以為之因說徐行後長之弟人皆可能而不為却不知堯舜之道只在此孝弟上道所該甚廣然魏巍蕩蕩皆自孝弟發生出來堯舜二典並以親睦克讓起語正是此意知得道只在是則為之者斷不在他即在彼服言之問耳堯之服堯之言堯之行不必其所留傳但件件皆天理即是孝弟即是堯之所遺說堯牽說桀亦有意見如此即堯如彼即桀此間須審辨而力為也弗為耳所不為也皆點醒曹交語而教以為之處却只在孝弟上極易無難曹交誠有意乎為之也何事假館哉假館心便不誠為便不力故孟子曉以道若大

路一節道即堯舜之道堯舜此孝弟人亦此孝弟豈不是大路  
豈曰難知人病不求耳誠求之事親從兄之間無限的道理皆  
具吾性靈中無窮的師法即自吾性靈中指點出故說子歸而  
求之有餘師求方能為為是求的究竟人病不求耳正應前弗  
為耳一句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句雖若為曹交假館而發其實道理是如  
此學者熟復之能自得師真有在於講道問業之外者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

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  
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

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  
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朱子曰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  
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于大惡憇然不必動其心而父子之  
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  
虧于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  
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  
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  
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于親  
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

姚承菴曰詩自有怨體小弁之詩曰秉心其忍君子信讒君子不惠豈不是怨然其心却為何嗣續之當否宗社之存亡繫于吾親不小親吾親不忍視同於越人故悲哀痛憤而發為此詞所謂垂涕泣而道之者此方是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處此方是其人之心不死處故說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孟子既着如此說又將个不怨的折証他終之以愈疏不可磯之論愈疏者親方疏我而我不為意熟視而無怨者也此可為孝乎不可磯者親無大過而我不能容激之而成怨者也此可為孝乎即此看來人子處親之變自有必不可怨的自有必不可不怨的其必不可不怨的全自慕生也孔子稱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正是此意論小弁說到舜論小弁之怨說到舜之慕見自古仁人孝子之用心自是如此所以說詩者當究觀其心不可固執一已之見也

怨本親親分明是箇怨慕蓋怨生於慕也故以舜五十而慕收結

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非是欲別嫁人謂居家聒噪不能安其室耳故七子說母氏聖善母氏劬勞

### 宋愷將之楚章

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愷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

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新安陳氏曰以利說二王而罷兵若足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

姚承菴曰懷是懷抱之懷拳拳於此而不失之意人性中只有仁義離却仁義便是利懷利者念念心心只在利上更不知君父與兄所以說到終去仁義此終字下得極妙人向於利或一悔悟焉尚有改圖之日終去仁義懷利以成俗交征劫奪相仇相害紛紛皆自此起如何不至於亡唯是仁義之風倡於上仁義之俗成於下為人臣子弟者心只懷此仁義便自不後君不遺親不悖兄三綱正九法立合愛合敬通於國中未有不至於王者王與亡相去霄壤究其始只在仁義與利之別所以利之一字決不可言

懷仁義以事君等句不是舉此仁義去事之之謂仁義吾心之理吾盡吾心為之不復知已之利此之謂懷仁義以事之也臣子弟通國中諸人言不專是三軍之士

孟子居鄒章

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  
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于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  
于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  
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

姚承菴曰交際所重者禮意也季任儲子一般以幣交其禮意  
有到有不到孟子引書詞專重惟不役志於享一句為其不成  
享也句非是釋書意書詞只好如此明白了此句正答為其為  
相與一句觀兩為其字自見或問於屋廬子在不成享三字屋  
廬子以不得之鄒得之平陸解儲子之不成享極善發明

淳于髡曰章

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于仁之一端莫非仁也  
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

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以三  
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  
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  
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未方以君子自擬以眾人  
指髡髡雖譏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  
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寧  
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氏家法也

姚承菴曰戰國人士開口便說顯名厚實故淳于髡以此二字  
譏孟子之去齊孟子說自古聖賢只求此心不愧於天理不必  
其先名實後名實之同髡繼譏賢者無益於人國見雖不去齊  
未必有加於上下孟子說賢者有益於人國只是其國不能用  
髡又譏當世之無賢故無名實之可見孟子說賢者常有於天  
下但其去就之際以道為通塞而不在於功名之間有非常情  
之所能識耳前說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後說君子之所為  
衆人固不識也俱看上推開說不必粘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  
講

淳于髡說名實二字便差其所論仁但髡髡於為人為己之間  
耳孟子說仁字是推極其心只在天理上不着一毫為己為人  
之念者

記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已欲微君相之罪便有與君相較罪之  
意便不是孔子欲以微罪行孔子欲負微罪而行也一燔肉不  
至而行孔子似少含蓄此之謂微罪以燔肉不至而行却有名  
色是不苟去也髡譏孟子之去齊故孟子特舉孔子之去魯言  
之君子之所為二句正說賢者之不易識見髡非識賢之人

孟子曰五霸章

新安陳氏曰自王道衰霸圖盛人惟知五霸之功豈敢譏五霸  
之罪惟孟子崇王賤霸故以三王律五霸而名其為罪人焉

南軒張氏曰君有過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君惡者逆探君  
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譎為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  
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于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  
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于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  
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于內者其惡難知易見  
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  
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于俱亡而後已  
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  
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巽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  
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姚承菴曰當時王章侯度蔑焉無存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孟  
子深有慨焉先立罪案而發其罪巡狩述職省耕斂以為民是  
王者第一義故觀風侯國有慶讓之令令之自天子朝會不至  
有貶削移之之令亦令之自天子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  
不討法紀凜然無敢奸竊於其間五霸者樓諸侯伐諸侯不復  
稟命天子是王章之壞壞於五霸之興也故說五霸者三王之  
罪人然五霸雖奸王法猶知申天子之禁桓公葵丘之會五命  
昭然在人耳目今之諸侯明知之而明犯之是又重得罪於五  
霸者也故說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然今之諸侯之惡何敢肆  
焉於其間則有從而長之者又有從而逢之者長之者因其萌



不匡救而復增益焉其罪固不可言逢之者逆其萌導其欲而  
妾一中焉以規其利今之諸侯明犯五禁而重得罪於五霸皆  
其大夫逢迎之所致也故說今之大夫又今之諸侯之罪人七  
篇中專論王霸關係極大雖有以德以力之辨未嘗明著其所  
為奸犯王章處此案似不可少然究孟子此章之旨却為今之  
諸侯又為今之大夫而發一節重一節

五命首綱常次旌別次綏柔次用舍刑殺次修睦分封皆是天  
子之禁桓公特申明之耳非所自制也犯五禁處即是惡

乍看此章似以五霸律諸侯又律諸侯之大夫然究之則律大  
夫為尤甚參離婁章歸到吾君不能謂之賊一語則二章之旨

了了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  
戰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  
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新安陳氏曰就使僥倖克敵已驕敵怒禍方深耳况未必能且  
不免敗乎

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所當  
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

華陽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子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

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子愛民引其君子納諫引其君子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于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子好戰引其君子用刑引其君子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于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此引其君以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王故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君以當非道也

西山真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于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

姚承菴曰此章專重一仁字仁此心之天理也率之斯為道魯欲使慎子伐齊全是計戰功求最勝不知上犯王章下殘民命故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於理法上去不得總是一仁字天子之地方千里以下正說王制分封自有必不可踰越者魯已踰制而伐齊干法違理仁者決不忍為而况殺人以求之乎此俱發明然且不可意而又掉應轉殃民來總見其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臣為之強戰非君子事君之道也故說君子事君一節以終之循理守法是為當道不忍玩于天子之法戕生民之命是為志仁當道由志仁來故直說志於仁而後已務引者必以此而無他而已者不至是則不止

也戰國時君臣不知天理為何物孟子直究將天理出來令其謹守侯度生全斯民真是仁人之言出生民於塗炭者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章

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國剝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也

南軒張氏曰戰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于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

為良臣豈不痛哉

姚承菴曰當時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為之臣者爭以富強導之逢迎其惡真是富桀輔桀賊其民之甚者非良臣也然世且率由此道習以成俗謂唯此可以爭長於天下不知以若所為剝民脂膏塗民肝腦怨憤離畔其禍有不旋踵者故終說即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語意煞極痛懇

通章專罪人臣看我能為君等語直是各逞技能求用以規其利全不知此个富強是毒藥猛獸賊其民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秦始皇二世可鑒也孟子說由今之道一節極痛快激切若云欲安天下須是變今之俗始得耳俗者習之已久變

則革其故而鼎新為之變之唯何當道志仁而已矣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并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時所無有也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為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辯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

著亦可謂委曲詳盡矣

雲峰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于夷狄不可通行于天下可行于一時不可通行于萬世

姚承菴曰讀禹貢一篇歸結成則三壤成賦中邦二句則壤成賦足矣何以下中邦二字中邦者中國也中國之所生本不同於裔夷之產中國之治亦不可以裔夷之治治之故則壤什一乃為堯舜中正之制白圭欲二十取一全是以薄忍之心行之裁其所不可裁不知此非中國之大體故孟子以貉道關之貉所產微其用亦寡故二十取一而足中國有人倫有君子其用

有不可少者器不足用且不可為國况無君子而可為國乎然則什一之賦盖酌其下之所可供上之足於用斷不可輕重於其間者輕則貉重則桀矣桀固非所以惠此中國也貉之道獨可以治此中國也乎哉本論輕賦却說一重賦以形之亦大有意輕而不可行必加重而無筭此勢之所必至也漢文蠲租減稅至二十之一武帝遂筭及舟車非其一驗乎此以知堯舜中正之法萬世所當遵而輕之重之皆非所以為國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章

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姚承菴曰水之道也一句極妙水本趨於海疏濬決排以四海為壑此方是水之道築隄壅水以鄰國為壑全是違道以魚民故說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此數語罪白圭極深前後說子過矣深惡而重尤之之辭也

天下有大道理人須有大學識大經綸白圭學識極小二十取一便要治國止見其利於一時也築隄壅泉便謂勝禹止見其利於一國也不知君子立法要通於萬世達於天下若圭者僅尺寸之見耳安識大道哉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正此等議論孟子一邊說堯舜之道一

邊說水之道便是大經綸大學術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姚承菴曰亮與諒不同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諒又曰君子貞而不諒是拘執小信之謂是不好字面此亮字即明亮之亮當是心體上明明白白自信得此理過略無纖芥之疑者如此灼見而明辨然後可固執而不渝故說君子不亮惡乎執似不可強合諒字解

又曰友直友諒友多聞諒亦似云可矣然只言忠信行篤敬硜硜然小人哉亦拘執小信之謂也與此亮字自大別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趙氏曰善取於己則有盡善取于人則無窮此其所以雖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

姚承菴曰君有君度相有相度斷斷無他休休有容相度也強知慮多聞識皆為政所不可少者然皆範圍於好善之內故說好善優於天下天下之大原非一人所能治者明目達聰集思

廣益天下之善士無不樂告焉政治經綸自然無不善者其於治也綽綽有餘裕矣反觀不好善一邊自可見得訑訑訓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極善距人於千里之外不是我去拒人人見其狀貌自遠去而不就也此距字下得極妙  
樂正子未必優於天下論好善之量則可優於天下耳

陳子曰古之君子章

新安陳氏曰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

雲峰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饑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之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姚承菴曰君子之去就全為道計言將行其言是行道之一機也故以言為去就言雖未行而待之有禮亦行道之一機也故以禮為去就饑餓於土地而姑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亦云就然曰免死而已則與去無異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傳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

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

雲峰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竦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滾滾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溷不為波流所汨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于外忍性不使之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于中

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于平日至于事勢窮感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于幾微至于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



四書要解 卷十六  
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自困而身上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

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使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

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

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王女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

姚承菴曰世多耽溺於安樂一遇憂患輒以為不堪不知一生大受用處正在於此故孟子先舉舜說諸人言舜為天子天所與也故稱於傳說膠鬲孫叔敖管夷吾百里奚人所任也故稱舉然總之皆天之意故緊承說一天字苦心志勞筋骨種種皆人情所極難處者天獨以此困豪傑何故凡人任大責重必貴智慮之精明才猷之練達而大段多得於艱難險阻之備嘗蓋

雖豪傑處順境或亦沉淪唯是磨鍊琢削之既深斯其良心自  
鍊動德性自堅忍而智識才能有若增而日益者蓋不能之增  
益全由動心忍性來而忍性又始於動心試以身驗之自見人  
恒過然後能改節說得極妙凡人經一事長一智遭一蹶得一  
便不困心衡慮如何能作不徵色發聲如何能喻即以有國者  
言法家拂士之抗執敵國外患之憑陵若甚不利於吾身者而  
非是則無以惕其志而保其存故知沮喪拂逆人不勝其憂却  
是生之幾福澤順利人不勝其樂却是死之兆生死之際亦大  
矣其介於此乎分此殷憂淬礪之念益奮於盤根錯節之中蓋  
不獨有所希冀於其後而今日之所警惕其理固應爾也孟子

初稱舜說諸人隨承說天降大任又推之常人有國家者總之  
以生死憂樂之語意懇辭惻令上智下愚惕然皆有所警者真  
是萬世鍼砭之言

必先與所以二字正相應忍性性字非氣稟食色之性即吾人  
之德性也德性堅定處是為忍任大者全以能勝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故惟動心忍性才識力量日諳練精明可  
以克堪其任

人恒過一節註極明懇可玩味

拂士之拂即如字舉所不欲者拂其君與執法世家同故曰法  
家拂士不必作弼字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

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

姚承菴曰此孟子自發其嘉惠後學之心多術術字從心來君子教思無窮在在皆有曲成之妙即不屑之教誨尚是教誨然則學者宜如何隨在察識而體其所以曲成之心庶幾其不負云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